

网住语言生活

□ 白丁

网友们最初一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已经华丽转身,成为反映社会百态的新锐话语形式

前几天,即将退休的前辈送我一本200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翻来看看,不由感慨,10多年前,“手机”还未入词典法眼;“网络”还没有那么多的衍生词语;“给力”还未“给予力量”;“雷人”还未震惊众人;“粉丝”还是一种能吃的线状食品……

感慨的,还有网络语言发展的突飞猛进。近日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2013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遴选出来的364条新词语中,无论是“女汉子”还是“土豪”、“不明觉厉”或是“人艰不拆”,都象征着一种定型:网友们最初一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已经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反映社会百态的新锐话语形式。

“语言”也有生活吗?诗人北岛曾写过史上最短的一首诗,诗名是《生活》,内容只有一个“网”字。一语成谶,如今人们的生活境遇已与网络息息相关。而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网络语言直接表征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不管你是否听得一头雾水,也不管你能否接受,你得承认,夹杂着时髦新词儿的对话已是家常便饭。

“存在即合理。”不过,当“偶”“亲”“酱紫”成为新一代的口头禅,甚至被中小学生写进作文中,有人表示了担忧。当传统规范在个性化的强烈呼唤之下被贬为陈腔滥调,源远流长的汉语言文化将在这股浪潮中受到冲击。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网络语言本来就有两面性。不过,每个时代,都会有代表时代烙印的“关键词”出现。纵观人类语言文化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一成不变的语言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汉语同样在接纳新词汇、淘汰旧词汇的循环中发展。20多年前,崔健在歌词中就这样写到:“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新词汇的出现和再创造,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社会速度发展加快,语言交流与接触频繁,人们对语言需求的多样化,甚至人口流动的加剧,都加速了社会语言呈现出多元特征。

其实,语言本来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空穴来风”及其词义上发生的细微变化,这个语出宋玉《风赋》、比喻“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成语,却遭到了许多人的误读。于是乎,语法理论家们这厢叫嚷应该如何遵守传统,民间的各位大侠们在那厢却我行我素,不理不睬。最后的结果是,官方表示只能在坚持原有含义的同时,无奈地加上一句“现多用来指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

当然,大可不必放大民间“歪解”传统的能力。寥寥热词,偶尔误读,尚不足以撼动悠久的传统文化。还以网络词语为例,细数一下,除了“给力”、“中国大妈”等少数几个幸运儿入驻国内“名词榜”,甚至个别有幸到海外兜一圈后,大多数词语却在浩瀚的辞海当中自生自灭。曾经红极一时的“凉粉”,现在谁还能记住这指的是“张靓颖的歌迷”?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网络时代下,语言的出现为现代汉语注入了新鲜的成分,并非坏事。对于网络语言,应该抱着一种既宽容又审慎的态度来对待。能够坦然接受汉语本身的不断变化,本身就是对语言发展规律的尊重。对使用汉语的民族而言,更彰显了一种包容和自信。一些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有符合语言发展趋势的词语,如进行适当规范和引导,将会丰富汉语语言的多样性、灵活性、生动性、形象性。

想起一句古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北大教授安平秋曾回忆到,1970年修订《新华字典》时,因为主席姓“毛”,“茹毛饮血”一词曾差点未能过关。如今,个人崇拜的年代早已过去,在这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给语言文化尽可能的开放空间,或许是大家共有的责任。即便是看着不舒服,最多不过是掌握些新词汇,然后继续原有生活罢了。

□ 公益专场演出、公益票价,让更多真正喜爱高雅艺术的观众走进了大

剧院,不断推陈出新的公益活动也让观众领略到艺术的魅力



杭州良渚博物院

触摸史前文明

□ 江志伟

良渚博物院建筑外观

粗犷、大气、厚重,与其展示的史前文明浑然一体

良渚博物院建在杭州市余杭区美丽洲公园的良渚文化村中,而“良渚”就是“美丽的水中小洲”的意思。

2008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的良渚博物院,是一座良渚文化专题类的考古文化博物院。全院分为三个展厅,依次为“发现真展厅”、“良渚古国展厅”和“良渚文明展厅”,展出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陶器、漆器等珍贵文物1000余件,凸显出“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题。

良渚博物院所在的良渚镇到瓶窑镇之间约50平方公里范围内,蕴藏着中国密度最高的100多处史前遗址,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良渚遗址。国家文物局称“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唯一性和特别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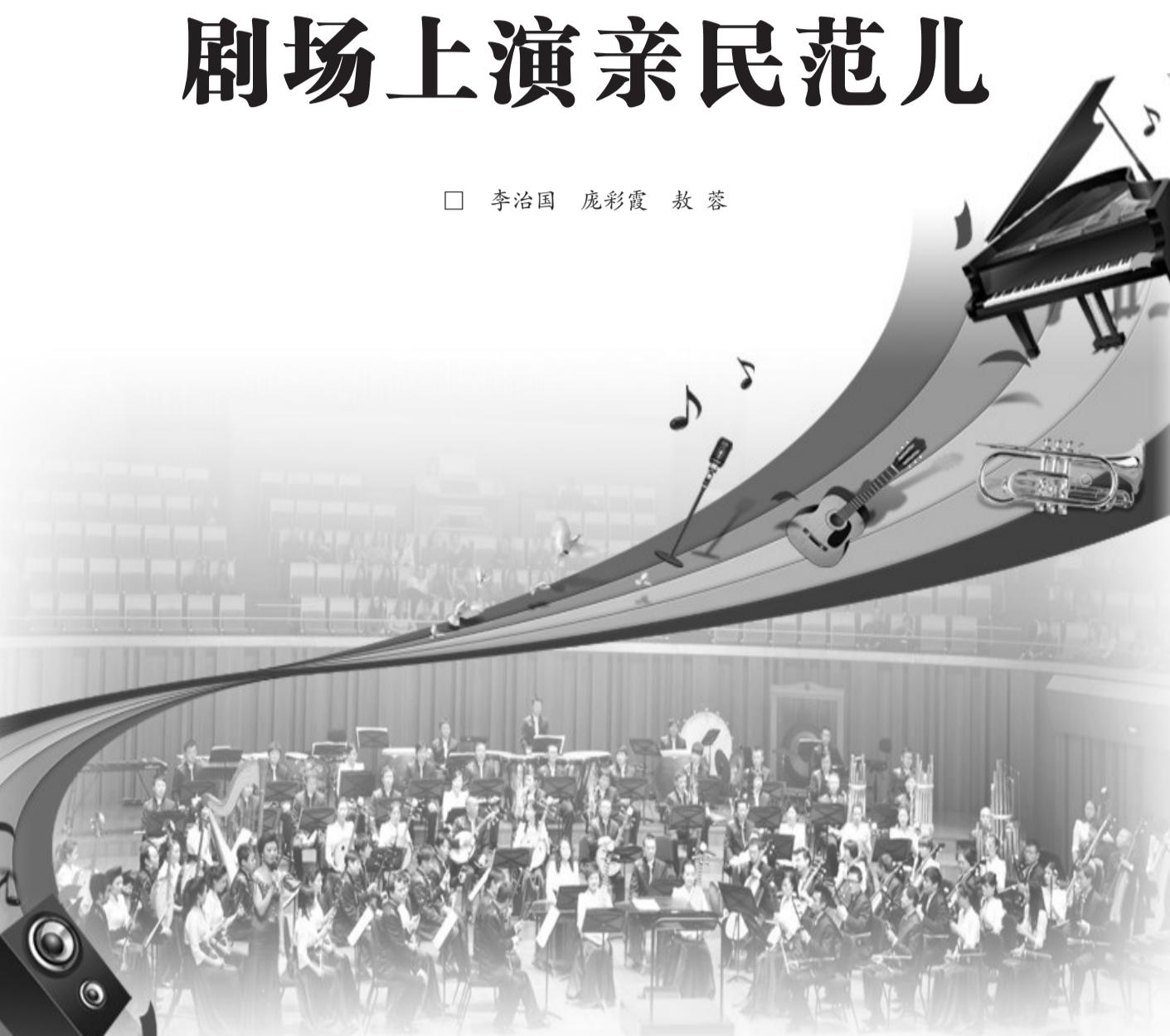
走进良渚博物院,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铺天盖地的大块石头,厚实地砌成高大、梯形的石头墙垣,并延伸到每一个展室空间,甚至覆盖于整个良渚文化村里的所有建筑,如此设计令人仿佛置身史前的良渚石器时代。

它也是“玉石”世界。这里不光有埋在地底下的玉器,有考古专家们正在挖掘出土中的玉器,有正在修补编号中的玉器,还有各种形制的珍罕的玉器,诸如玉琮、玉佩、玉匙、玉钺、玉管、玉梳背、玉牌饰……真是上下是玉,左右是玉,满目是玉,一路是玉。但最为令人叹绝的,还是展厅之间天井式庭院池塘里,那星罗棋布着的巨型玉环设计造型,远看犹如碧波之上的圆圆睡莲,近看却是窈窕出浴的圈圈碧玉,只觉得有阵阵清风徐来,有纯纯真情动人,如此美景,就算头一回见到,也从此过眼难忘。

良渚博物院专门设置的互动科普区,也令我在参观之余有了新的收获。互动项目五花八门,各取所爱:可以在虚拟的考古探索里,身临其境地参与到考古挖掘的全过程;可以骑乘飞鸟,遨游良渚遗址;还有出土良渚的文物玉片、瓷片、陶片等拼图,让人们在与良渚文物的亲密接触中,去亲身体验文物修复的苦与乐……万变不离其宗,所有互动项目的内容,全都与良渚考古和良渚文化有关。

良渚博物院给予我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是对这座博物院本身的惊叹了。这组建筑,以“一把玉锥散落地面”为设计理念,由不完全平行的四个长条形建筑组成,被称为“收藏珍宝的盒子”。良渚博物院外观粗犷、大气,灰白色墙面没有任何装饰,显得简洁而流畅,与周围悠悠小河青青草坪的美丽洲公园相映成趣。建筑设计师还加重了景观与自然的结合,在依山傍水、野草萋萋的景致中,置于蓝天白云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艺术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的和谐融和。建筑外墙全部用黄洞石砌成,远看犹如玉质般浑然一体。追问之后才知道,原来良渚博物院的建筑设计,出自英国设计师戴维·奇普菲尔德之手,他是一位拥有国际声誉的英国著名建筑大师,这座由他设计的良渚博物院,已经荣获了“中国区最佳建筑奖”。

告别良渚不久就获悉,目前仍在筹建的包括良渚博物院在内的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将以保护和保存良渚遗址遗迹及其相关环境的名义申报世界遗产。



5月24日下午3点,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室内乐演奏厅,“周末民乐坊”的第二场——“琵琶·行”座无虚席。清脆如小溪叮当,浑厚如隔窗闷雷的琵琶乐声精彩地演绎着《琵琶行》、《十面埋伏》等多个中国传统名曲的丰富意蕴。

异于动辄几百上千元票价的音乐会,“周末民乐坊”全场票价统一为50元,还专门增加讲解环节,帮助零基础的观众听懂乐曲所表达的情感内涵。这种无论票价还是演出形式都如此“亲民”的公益性演出,让知名剧院向普通百姓打开了“高而不贵”的艺术大门。

轻松走进大剧院

在很多人心目中,去大剧院看一场演出,是一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事情。不过与之伴随而来的,是阳春白雪的艺术消费,会与普通百姓在接受、欣赏之前存在一段距离感。

但接受高雅艺术的熏陶,是很多人渴望并需要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大剧院里做公益也并非心血来潮,谈及自己举办的公益演出,大剧院的经营者们常会表述出“这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如是说法。

夏天,正是国内各大剧院安排演出最密集的时间段,公益成为其中重要的内容。在首都,除了北京市财政计划投入亿元资金用于开展超过一万场公益性演出外,中央歌剧院、国家话剧院、中国儿童剧院等国家头的演出单位都设计了相关规模的公益演出项目。

在上海大剧院2013-2014的演出季,组织方安排了15场大中型音乐会,所有场次演出票都以公益票价出售,其中不仅有经典保留剧目,巴黎男童合唱团、匈牙利交响乐团、卢森堡爱乐乐团等百年乐团也陆续登场。“大剧场全场80元、中剧场全场60元,这一系列演出每次推出,所有的票都会迅速抢光,足见公众对‘低票价、高品质’演出的迫切需求和热情。”上海大剧院副总经理张笑丁说。

在优秀节目的吸引下,低廉的票价使普通百姓有机会走进大剧院一睹高雅艺术的风采。现在,上海市14家剧院不仅都有专门的公益场次演出,上海大剧院等4家剧院在每场营业性演出中至少保留5%的80元以下低价票。也就是说,音乐、芭蕾等主要演出,都有5%的席位是留做公益性票价出售的。

形式活泼休闲、曲目通俗大众的公益专场演出也一样风靡了广州城。8年前,广州星海音乐厅开始与广州交响乐团联合推出“走进交响乐·相约音乐季”公益普及音乐会,2009年,星海音乐厅融合广州人的“下午茶”文化,推出音乐会系列——

□ 李治国 庞彩霞 敦蓉

“周日音乐下午茶”。低票价的音乐会,如今已成为广州人文化消费的一道著名“餐点”。

“我们之所以持续推出这些惠民项目,不是为了盈利,而是希望这种低票价、零基础的惠民音乐会,能更好地向公众普及高雅的音乐艺术,满足大家对音乐文化的需求。”星海音乐厅主任刘莹女士如是说。

艺术课堂有创新

公益场、公益票价,让更多喜好音乐、舞蹈、话剧的观众欣赏到了高雅艺术,大剧院也成为他们的艺术启蒙教室,这就是公益演出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的理由。

星海音乐厅的普及音乐会系列“周末民乐坊”从今年4月到7月间每月一场,亮点是每场音乐会都以一个民族乐器为主题,涉及胡琴、琵琶、笛子和古筝等四件富有独特韵味的民族乐器。演出者用独奏、重奏等多种方式,以经典民乐曲目为主要内容展示主题乐器的魅力,而在演奏之前,著名指挥家侯丹平、李复斌还会用平实的语言向观众普及民乐知识和相关曲目的意境,提升观众对民乐的兴趣和关注。

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在《戏剧剖析》中说:“剧院就是一个民族当着它的群众进行思考的地方。”一直见证着人类审美意识变化和文明进步的剧场,能够让艺术殿堂变为艺术课堂,甚至人生课堂。

“我们不仅要给观众呈现优秀的演出,还要引导观众学会欣赏优秀的演出,培育我们未来的观众群体。”张笑丁说。上海大剧院的“艺术课堂”公益项目与剧院演出相伴而生,内容涵盖了舞蹈、歌剧、音乐等多个领域,还针对剧院主办的演出项目专门策划配套讲座,比如曾邀请黄英、沈洋、谭盾等著名艺术家亲临现场,与观众分享各自节目创排的感受等多种样式。

重庆大剧院已经连续4年暑假推出了“打开艺术之门”的系列活动,节目涵盖适合儿童观看的音乐会、儿童剧、魔术、趣味表演等艺术形式。他们说,面对孩子,演出活动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更多的要从社会责任出发,这也是该活动常年坚持低票价的初衷。为此,他们还特意向一些留守儿童提供免费的门票,让更多热爱艺术的小朋友有机会领略高雅艺术的氛围。

今年,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五月音乐节”在邀请国际一流乐团演出的同时,也走出大剧院,把目光投注到在城市生活的普通百姓身上,他们的22场公益演出将走进博物馆、医院、学校、社区、地铁等场所,将动听的音乐及其背后的趣事与更多人分享。在特教学校,艺术家手把手教自闭症儿童弹琴,尝试用音乐打开他

给真正喜爱的人

高质量的高雅艺术并不等于高票价、高消费,这一理念已被广泛认同,包括国家话剧院、中央歌剧院等国家级艺术团体,以及各地的知名艺术场馆都已经在“低价高雅”路线上,吸引了大量观众。同样,做公益演出,是要打开那些热爱艺术且钱不多的观众的享受渠道。“但不能走极端,为低价而低价,市场需要良性发展。”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林宏鸣如是说。

这首先来自于营运的压力,以上海大剧院为例,“一场演出,动辄都是钱,我们在大剧场推出80元的公益票价,在艺术课堂推出10元的公益票价,都是经过认真测算”,张笑丁说,上海大剧院在做公益活动之际,可以获得一定的政府扶持,也可以从其他商演中补贴一部分,但是在年度财政核算中,也必须寻找到商演和公益性活动的盈亏点,否则既会损害商业演出的实际利益,公益性活动也很难获得可持续性,更造成了价格的胡乱波动。

高雅艺术天生所具有的对艺术的严肃态度,也需要保持相应的门槛。设置几十元的门槛,是希望能够吸引真正喜爱艺术的观众前来欣赏,挡住个别素质不高的人混入场内。“我们实在不愿看到,因为个别人的行為干扰,影响了音乐会的整体氛围,我们必须考虑多数观众的利益。”张笑丁说。

“让真正喜爱艺术的人了解艺术”这是大剧场公益活动的一个理念。在这个理念的催动下,阳春白雪的大剧院在持续探索公益性活动品牌塑造、公益活动的传承与坚守以及处理公益性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之际,不断推陈出新,让公益活动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今年,你会走进大剧院吗?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敦蓉 梁婧

邮箱 jjrbzmk@163.com

